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二

奏疏下

罪璫巧於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

君之罪以仰祈

聖斷疏

懇乞

聖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亟請

乾斷處分以消彌大患疏

閣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叅駁以折兇鋒疏

代草

遵

旨再行申飭以一法守以肅臺綱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申明憲紀大破積習以安民生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朝廷紀綱不可不惜謹據法糾叅以祈

聖斷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臺臣就逮

國法尚存特懇恢弘

聖度以重風紀以平政體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劾崔呈秀疏

本科代掌院高
景逸老先生草

覆喬道長疏

本科代掌院高
景逸老先生草

奉命按秦疏

伊
具草
蔣澤壘年兄

存笥草

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明政刑以答

天眷疏

乞廣收名賢之用以培正氣疏

直剖積疑之根共消相傾之習以尊

主權以彰

聖德疏

請明是非以釋羣疑以定衆志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二 終

落落齋遺集卷二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奏疏下

罪璫巧於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

君之罪以仰祈

聖斷疏

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東廠大
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
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于
畏

皇上故切齒不平搖手相戒漣獨昌死危論感
悟

聖心謂宜大奮

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

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
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

溫旨先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恣睢無忌謬云
忠亦不知誰爲代草以欺

皇上者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
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
也忠賢不能自辯而

皇上反代爲之辯則

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

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

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

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直

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

入真可聽其僭擬

乘輿乎臣知我

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

皇上之意也

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

議動輒諉說

親裁昨聞叅疏到閣依然

傳擬而

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

皇上至此乎且旣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

之而名則

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
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
之心根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遽爲王
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瑾者也今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
蓄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輕于疎藥石譬之
士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

以恣睢斂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
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姑
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
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
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

皇上愈不安臣爲

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

燭影之疑卽爲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
以釋中外之疑而乞惟蓋之賜不然

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
供鳴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
忌盈物惡其上

九廟之靈將必殛之况于忠臣義士請
尚方之劍者哉嗟乎

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

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併不能
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
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

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

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屢旨如何又來賣擾姑不究該部知
道

聖言已百遍而時西天水...

聖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為

良臣毋為忠臣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

逢比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都顯號

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

可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

有餘痛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覃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廷請劍憑社難薰孤憤銷沉
三光黯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燦以
陵工補牘遂觸

震威然恭誦

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燦之罪不至死杖亦必不至死
意燦生出

國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燦今死矣未報

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
閭旅襯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
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
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
種不支故至于此而令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
萬燦寃而深爲

皇上寃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
自己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懷
忠仗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
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緘口以待遷
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

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
削影編戶取侮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
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况乎傷
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
于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也懸之
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
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
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而惟言莫違孔

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然興思瞿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
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
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
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
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
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
昨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稜感盪于上御史
之杖血方腥而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
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
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
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與遜思天怒
而莫之敢告人怨而莫之敢言而
皇上真孤立于上也

天啓四年七月十一日

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瀆擾該部知道

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亟請

乾斷處分以消彌大患疏

慨自三韓發難轉餉征兵騷動天下不俟
奴酋之來已岌岌乎有瓦解之勢蓋視夷
狄爲動靜者亂民也其發也有待而視盜
賊爲動靜者饑民也其發也無時從來內
患非外患不作亂民非饑民不聚徐鴻儒
么膺左道乘兵潰民愁之日奮臂一呼從

者數萬江南惡孽攘袂思起以觀徐究之
變顧事未舉而先敗者何也無饑饉流離
之可乘勢孤而黨散亦地方諸臣徙薪之
效也天下之民豈誠好亂哉有加派矣又
有額外之襍派急見征矣又急虛名之帶
征千頭萬緒步步敲呼四盡三空人人離
怨此方冒賞而希廕彼復頌德以稱功村
墟塗哭守令誰肯關心狐嘯猿啼地方又

思卸擔告饑告旱所在騷然江南巨浸稽
天更數十年所未有空煩鄭俠之圖猶責
轉漕之粟洵洵者未知歿所毋惑乎東省
之再以亂告也臣嘗有驚聞黔事一疏謂
談省流民遺產變價入官進有妖黨之誅
退無衣食之計千百成羣大亂將作早已
知有今日所望爲之撫臣者釋去邊幅相
其窾會亂則勦之饑則撫之巡行鄒滕泗

水之間急爲平定安集之計而奈何有泄
泄從事一籌莫展如王惟儉者臣請就其
言以折之據云兗郡草寇今餘兩月則坐
視不爲不久矣據云一劫下橋集一劫界
河驛且續有梁山頭之劫西望塚集之劫
則殃民不爲不酷矣問其賊勢之強弱則
云多者言萬餘少者言二百而浪猜曰言
二千者近是偵探范如捕風問其制賊之
機宜則云撫亦罪不撫亦罪勦亦罪不勦
亦罪而謾請曰乞明定一局調度迄無成
算夫兵機變于呼吸賊勢急于燎原

廟堂不能遙度方欲問之封疆之臣乃地方無
計支吾反以責之

廟堂之上越千里而請

命捱三月以處堂巧彌養寇之辜預爲卸罪之
地臣誠不知其何心至守備黑大方斬殺

六十餘級人傳以爲平民撫臣獨信爲賊
忽而具疏報捷忽而發書追回種種說夢
猜謎一味手忙脚亂

皇上謂如此伎倆足以辦賊否乎臣非苛求于
惟儉也臣所憂者漕河之咽喉一斷則
京師危中原之烽火一傳則人心動况徐淮
豐碭處處有人三吳饑民洶洶思逞地當
首尾之勢患切剝膚之形而惟儉方且以

李在沐等將二岐山賊趕散只有瓦渠一
處蕩平指日告人是欲送賊出境以鄰爲
壑也嗟乎真賊姑趕之使去平民或殺以
爲功所謂勦法如斯而已趕賊過河禍忍
言哉伏乞

聖明乾斷責問惟儉何以縱賊至此賊當何日
得平如其能任毋他籍口如其不能請擇
能者易之母以一人誤東省并以東省誤

天下

天啓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奉

聖旨這賊衆前後聚劫解散事情着撫按官據實奏報王惟儉着料理勦撫毋以牽制推諉界河驛路等處有無截阻并運河一帶嚴行道府各官加意防戢不得坐致疎虞該部知道

聞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叅駁以折兇鋒疏
臣聞分莫嚴于

君臣禮莫重于

朝祭罪莫大于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
大臣有罪席藁以待台諫執白簡隨其後
其誅之則

國之法也其赦之則

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于後

如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
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

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于人何
尤哉

皇上至仁既已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
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
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
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

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
才足以匡

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
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
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按

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悞者杖一
百廣微宜何居焉可覩然復入中書之堂
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

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

上無禮者為是而時之戴星鵠立奉璋駿奔者反為非乎

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

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

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為言官公正

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柰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慙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為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快快以不得好官為恨奚忍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

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

皇上戒諭廣微繹敬慎之

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
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
于地下也

天啓四年十月初七日

初十日奉

聖旨重大臣以尊朝廷關係國體這事屢旨已
明何又借端輕侮且引用律條以後大小各
官失悞朝參祭祀應否依此通行李應昇好
生恣肆不諳大體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姑從
輕罰俸一年該部知道

遵

旨再行申飭以一法守以肅臺綱疏

本科代掌院
孫老先生草

臣惟御史臺彈壓百寮紀綱之所從出故

曰肅曰貞言其嚴而不可犯一而不可紊

也若游移錯亂本原之地先自蹈之何以

澄清天下往臣瑋特罪憲府奉教于前臣

孫丕揚備言數十年前臺綱之振飭爾時

落落齋遺集卷之二
已大非其舊及臣家居數年蒙

恩再入回視昔年又大非其舊矣

累朝令甲炳如日星一番申飭又成故紙申飭之所偶及則奉以爲新模套數之所相沿遂頓忘其故典人各以意爲法而法不法卽守不守臣實鯁鯁焉懼是以有時局日異一疏修舉舊章以嚴飭必行望

皇上伏蒙

皇上采納亦以嚴飭必行屬臣等若停格

典制卽在臣手是食言也臣不敢自食其言况

敢悖

皇上之

明旨哉頃者差滿御史周邦基陳九疇各具疏

告病奉有

明旨都察院知道欽此隨發河南道查勘呈覆到院覆奉

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回道原係舊例且新經申
飭何得不遵周邦基等都不准告病該部知
道欽此仰見

皇上振紀綱警弛玩所以責成御史者甚至除
御史周邦基陳九疇遵

旨劄催到任外敢以臺綱所係者再一申明之
先是巡按御史溫臯謨等各求寬限
明旨概不准行今冢臣趙南星遵奉申飭謂寬

限爲養俸之術急公乃拙宦之道至欲比
干鷹鷂之擊乃趑趄不前賢者不免臣是
以有限外停俸之議以折其遷延養俸之
思若寬限不得變爲告病自甘停俸作缺
則或有不得已者然近年以來考察先後
事例不一有覆

准告病未

題回道者有旣已告病仍

題回道者其他諮訪稱職先

題回道而後劄催到任者又不一人竊詳考察之法舊例重在報冊以考其職業之舉廢新例重在諮訪以稽其激揚之是非衆口僉同公論難掩卽使告病歸休亦無所容規避惟是受

命而往竣事而還

祖制不繇本院徑赴

御前復

命豈惟入

告成事明臣子之恪共亦將仰備

諮詢達民間之疾苦今

天顏咫尺非

神祖穆清高拱覲揚無路之時而偃蹇方

命分義謂何請自今考察回道俱定于

御前復

命之後違限兩月以上者遵炤

會典叅處其告病之禁向未申明然陰陽之患壯夫不免鞅掌馳驅昔人所嘆請自今各差御史患病如在地方則遵炤

會典巡撫代

題行本院勘實咨部

題覆如已交代離任則遵炤 京官患病事

例具呈本院勘實代

題不得徑自具

奏臣等察其病勢之深淺原其時地之遠近酌量可否不敢徇情有托疾避事者從重叅處其有真病經臣等查實覆

奏者乞

皇上卽與

允從以恤其私庶托疾者無所借口如此則法一而可守令出而必行臺綱無散亂之虞

風紀有整肅之象所當申飭以信

明旨者也抑臣猶有說焉夫不肖者何知法法
爲賢者繩也臣等爲

國家培元氣執法之念常不勝其愛才而爲
國家振紀綱愛才之心終不敢于翫法願終
以必行二字仰告之

皇上而下告之諸御史使咸恪遵成典共襄

盛治以免于戾臣實大幸惟

聖明裁察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卿振揚風紀修舉舊章前疏已悉這差滿
復命考核及告病勘實代題等事俱依議行
御史法官當爲朝廷守法何得先自違背還
嚴行申飭務在必行有仍前不遵的卽行叅
處

申明憲紀大破積習以安民生疏

本科代掌院
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堯舜之治不過安民今天下之
民已有釜魚挺鹿之勢所冀蝗虺不作虎
冠未恣稍稍假息遊魂耳乃緣法度之類
靡遂致荆棘之滿路官守言責人相諉謝
獨御史一官入則簪筆論議出則持斧激
揚此官舉其職則天下不難治也古道不

行時情日錮身在局外每慷慨以除貪殘
一入局中率因循而隨波蕩故巡方行事
常不如其持議之初心及回道數時又漸
忘其地方之所願蓋有下不能廢于朋友
而上不可告

君父入不覺移于妻孥而出無以謝百姓者則
交際是也濫交際括贖鍰臣瑋業一申戒
而沉醉之後非冷水沃之不醒記曰君子

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先輩交際止怕
二方卽萬曆中年俗猶近古沿至末年邪
佞用事人寡而柄尊遂數十倍之今

聖政已見清明奢儉尚猶不等每遇

大計之年卽申餽遺之禁幾見輦而入者
復輦而出哉結納旣廣衆力隨之貪者爲
功名庇貪者亦爲功名貪者爲身家庇貪
者亦爲身家長安之賄風不戢則外吏之

盜行難除撫按之本源不澄則貪墨之恣
睢愈甚按

會典撫按公費出入一體互報存問私禮通
行禁革薦舉行謝者與受俱坐贓論今後
兩院新舊之交當力敦古道禁絕折儀至
于越境交餽驛騷自肥尤宜痛洗陋規毋
爲識者譏訕其餘內外通問薦主舉主共
存廉節之風莫昌饗養之誚庶往來有所

畔岸而人情無交相責聖之苦其留有餘
以還民間者不旣多乎其次則議訪察按
御史出巡第一要拿問奸貪蠹政害民之
官至訪察土豪節經禁止

先帝恩詔令撫按入境卽刊布奉

旨不行訪察一條徧諭所屬以杜指嚇今各差

弁髦

明詔喜事督索非不意在戢奸而有司不善奉

行每至搏擊萊備羅織富室日輕日濫但
取完贓衙虎欣然奸民竊笑今後著爲定
例止許巡按入境間一訪拿止用衙蠹豪
奴不及鄉民止重罪遣枷號不追入贓其
南北別差御史一槩不許行訪若果有豪
惡巨窩必府縣據有實跡然後申報重創
庶威行破柱而善良安枕乎其次則議巡
歷按

會典偏僻州縣俱要一體遍歷如果地方廣
遠亦要嚴督守巡依期巡歷蓋下邑蕞壤
目不見上官之威儀耳不聞

朝廷之法令止驚胥尉之大第識縣官之尊刻
肉亦且吞聲老死如在井底貪殘橫行何
所顧忌合無申明舊例及近日御史魏光
緒所

奏出巡之日每府間至窮僻小邑一二處新

舊更疊期于周遍仍減騶從躬節約守巡
兩道不必並行陪巡其餘州縣責令兩道
分道巡歷延見父老查驗倉庫毋拘時日
至衝途有司結納過客曠廢民事朝夕送
迎宜令豎一奉

旨不許送迎木牌不問顯要衙門止許公署一
見倘亦達民隱修職業之大端乎其次則
議舉劾按

會典御史出巡果係卓異官員方許舉薦方
面多不過六七員有司多不過七八員其
應劾官員須先大奸不許止以州縣府佐
等官充數今薦額若膩方面如山但慮百
足之扶誰念一路之哭卽濫借未登贖銀
廣收合屬餽送殃民蠹政尚騰薦剡積俸
挨資納汗藩牧今後各省巡按復
命必糾司道府正一二人不得長奸避怨有司

明禁誘迫生員里老人等舉保賢能者即行叅
勅計令奸民鼓眾建祠者即行拆毀庶勸
懲明而實政舉乎至地方人材雖多格例
相拘實亦消長所係清議可畏賢者倍加
愆慎可也其次則議免

覲按

國初監司守令皆得

召對面陳民間利病克當述職今堂簾日峻殿

最不親營結奧援窺矚門戶呈身而上不

厭偷行而眾不疑兼之輿從諸費何止數

百萬金吸此民膏屑越可念况撫按自有

冊揭監司郡守見在質對州縣不至何礙

勸懲前歲濟兗之變皆以縣令遠謁乘隙

蠢動今白蓮聞香餘孽未殄紅苗灣夷到

處生心楚蜀有剝膚之憂秦晉切揭竿之

慮吳越多伏莽之奸豈正官得解綬赴

闕之日乎科道諸臣屢以爲言合無早爲

題明免其先事營營充入囊橐尤安民生清

交際之第一義也夫汰簡則嚴明則行汰

行則吏清而民受其賜御史有澄清天下

之責臣等實居提挈紀綱之地焦心蒿目

思挽頽波不敢不盡其愚獨念市思易任

怨難臣瑋申飭濫舉曾幾何時而賢者好

篤緇衣諄諄推廣其說然臺綱憲體正直

在忠厚之先

國是朝常糾繩爲澄敘之本臣等竊願以身

先之雖知罪不敢復計伏惟

皇上俯賜採擇

嚴旨叮嚀

敕下臣院并各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天啓四年五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御史巡方以察吏安民爲職這禁止私交
濫訪及巡方舉劾等事依議嚴行申飭有違
玩不遵的以不職叅論免覲各官着先期題
明憲臺紀綱重地卿等雅著風裁端本率先
盡滌夙弊臻吏稱民安之理大計在卽還會
同吏部一體遵行

朝廷紀綱不可不惜謹據法糾叅以祈

聖斷疏

本科代掌院
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天下之治亂係于紀綱紀綱之
振弛關於風憲故漢唐名臣有破貂璫之
柱而避驄馬之行者非尊法官也尊朝廷
也唐徐有功爲御史且曰陛下以臣爲法
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非死官
也死朝廷之法也臣等叨居憲府申明舊

章蒙

皇上采而行之

明旨告戒謂御史法官當爲

朝廷守法臣等方凜凜紀綱之不立是懼而
不意巡視北城御史林汝翥忽以擅責中
使爲諛監所叅上干

聖怒也又不意汝翥之畏罪避匿下灰士氣上
違

明旨也豈非二百餘年紀綱之地一大異事哉
臣瑋伏枕聞之不勝駭嘆夫巡視之役臣
等議改一年請

旨差用以久其責任而重其事權將令之埋輪
當道豈令其俛首中官第曹進等乘機生
事罪應叅送因其叩首乞哀薄責了事此
何法也傳國興事如汝翥言在曹進報名
五人之內則叅送之如國興言事止爭道

則恕之乃一朝之忿漫狀責治此又何心也汝翥先自廢法于是堂堂牙史奉

命肅清

螿較反爲內臣所叅旣已辱西臺而負簡書矣御史有應得之罪則下臣衙門叅看以

彰

皇上平明之治臣等敢不奉行今

天威孔赫

震霆立下在汝翥一身生歿孰非

聖恩乃未爲強項之董宣先學逋逃之張儉毋

論

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使天下之人

謂西臺有畏死之官玉階無碎首之節棄

妻孥而弗顧委

君命于草莽謂之何哉臣等先日聞之猶謂而駕帖未下中使成羣長安街上蜂聚狼呼如捕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反者二百餘年來不見此事故汝翥暫行
引避徐束身以灑杖下之血不欲冒毒而
歿羣璫之手蓋引頸以望其出而今已兩
日杳然如故其或自經溝瀆其或逃歿關
津皆不可知而總之非法也臣等方欲補
牘而爭乞

皇上開一面之網豈知裂維而去乃自干三尺
之條今錦衣衛嚴行緝獲已奉

明旨想旦夕之間必歸命于

皇上臣等忝司法紀不敢不叅伏乞

皇上毋因此一事而遂廢巡城之法毋因此一
人而遂侵風憲之權至

聖廷杖九死一生毋遂視爲輕典并

敕諭內監鈐束

駕帖金吾職掌毋聽內使縱橫則羣臣服

皇上之大法而亦感

皇上之至仁矣風紀幸甚臣等幸甚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二十六日奉

聖旨林汝翥已有旨了巡城御史戢奸安民堂
上官當不時督察不得寬縱廢法亦不得苛
擾地方這所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臺臣就逮

國法尚存特懇恢弘

聖度以重風紀以平政體疏

本科代堂院
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政猶水也平故不溢古之聖王
仁義兼行宮府一體不使法溢于情威溢
于法何者懼其激而爭爭而潰非

國家之福也昨御史林汝翥被逮不出臣等
實深憾之謂

君命重則軀命輕鼎鑊可甘刀鋸不避設自經
溝瀆迺死關津法度紀綱所傷不小故據
法糾叅嚴行分緝不敢冒昧申救然亦意
汝翥執法自命不應終惜一死旦夕歸命
紀法猶存昨接撫臣鄧漢咨文反覆所述
汝翥揭帖慷慨流涕不過欲得代控之門
明其義不死于羣璫之手而非敢迺死于
皇上之法也夫伏法之累臣在卽

朝廷之法度在紀綱在

皇上治以不卽赴

命之罪臣等亦復何言惟是汝翥以笞傳國興
致觸

聖怒杖御史一百以謝火者十五之笞法未稱
平威亦少褻昨科臣公䟽所引

穆廟故事戍內使許議等于邊調御史李學道

于外

落落齋遺集卷二
三
徽猷如鏡芳躅可尋誠今日法

祖第一義也臣等非爲一汝翥也念御史爲

皇上耳目侍從之臣奉肅清

輦轂之命而今以齒馬微嫌伏死杖下自後

有憑陵氣斂魚肉官民者而無敢問也臣

等亦非徒爲御史也從來南北司如水火

漢唐之祚以此不振今半月之間

廷杖者再皆命懸呼吸行道嗟傷屢遊杖下

之魂時碧萇弘之血書之史冊謂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以中官之故受殺

朝士之名如

皇上聖德何內臣即不自愛亦當愛

皇上堯舜之令名矣

君威咫尺臣等不敢不據法糾叅

聖度如天臣等不敢不引義論列伏乞

皇上少霽

嚴威無頻行

廷杖以損

聖德或將汝翦發臣衙門叅看重治其不卽赴命之罪取自

上裁臣等不敢曲庇

天啟四年七月初三日

初六日奉

聖旨朝廷法度憲臺首當遵守昨方糾叅今又

陳救且林汝翦不遵國法擅離職任弁髦王命悖旨逋逃其原籍于南而潛逃東北定有別故本當遵會典從重鞫問姑從輕還着遵前旨廷杖一百棍革職爲民永不敘用該衙門知道

劾崔呈秀疏

本科代掌院高老先生草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

憲綱至嚴也

列聖之

明旨

皇上之申飭不為不諄復鄭重適復節經前後

諸臣申明憲紀振飭臺綱一時賢者頗稱

濟濟乃不意有慢視

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崔
呈秀可異焉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
是非則非無所媿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
見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
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
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爲
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南道考

核無何談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
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察奉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
中始以所考核崔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
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
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汙者強
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

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
應劾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
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
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
而掩也至於舉核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
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
秀甫離地方而按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

私以入

告矣則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

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

臣之負

國實自負也受

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流
於至辱御史巡方

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
天相稔知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
卒免天相益稔知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
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
其禦貨攫金之用而墻間壘斷之賤且冒
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
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

皇上速賜

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天啓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十七日奉

聖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
核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崔呈秀着該部
看議來說

覆喬道長疏

本科代掌院高老先生草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呈奉本院判

送刑科抄出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喬承詔

奏為

麟祥普天同歡古人及時宜用等事奉

聖旨這本內解經邦點用經略憤恚推辭已經

奉旨為民安伸亦以規避貴州按差降處如

何輒行奏薦朦朧市恩着都察院叅看了來

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院蒙批發道奉此看得
御史喬承詔吉人宜用一疏內之所薦者
皆海內名流其扶正赤心已洋洋揭中但
解經邦甘就衡門安伸原非規避二臣之
事各有本末入

告者自宜檢點胡急於憐才而形迹有所弗避
也乎似宜俟其回道之時量行罰治者也
等因呈覆到院該臣等看得人才之生培

植實難掩瑕錄瑜

主德乃大矧言事之臣爲

明主錄用人才計者乎御史喬承詔疏中所列
非白髮蕭蕭之元老卽丹心耿耿之孤臣
本是滿朝之所共言亦屬

聖心之所不棄數月以來如史記事李炳恭賀
煇夏加遇荆養喬等無不拔自沉淪階于
通顯而馮從吾特蒙

簡用朝士彈冠其他以

賜環請者

皇上每曰候旨行以示不忍終棄之意是

皇上雨露之所濡日月之所炤既已陰用承詔

之言而諸臣亦第知歸美

君父感德

聖明未有追數其出於何人所薦者臣等有以

知承認之無思可市也獨是解經邦推用

而退避安伸因差以爭論雖生平各有本

末而公

國原非無罪承認於薦賢之中不宜遽及使

過之說是誠龐雜而無章第御史言官也

用賢盛事也承認所薦賢者數十人誤舉者二

人薦賢尚未蒙賞而誤舉先以示罰恐非

所以作敢言之氣明

如天之度也臣等爲

皇上守法苟紀綱所在斷斷不敢曲庇若一時
疎略語言小過敢爲乞

恩于

皇上之前以昭

聖德以勸言者伏惟

聖明垂察置其言之不當者用其言之當者將
王紀鄒元標滿朝薦文震孟徐大相等及
時錄用以不虛

上天所以篤生賢才之意以不虛

皇上所以愛惜賢才之心臣等不勝幸甚

天啓四年十月初八日

十一日奉

聖旨御史奏薦不當奉旨參看何不分別糾駁
且并薦及各官殊非政體喬承詔着候回道
考察罰治諛部知道

言念備結於時... 惟非... 齊... 端... 漸... 回...

祭... 會... 同... 下... 幸... 年...

微臣奉

命按秦略陳地方要務以祈

聖鑒疏

代蔣澤豐年
兄具草

臣至愚極陋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命之按秦

陛辭有日矣凡臣等之啣

命而出者皆以察吏安民為事者也今民生日

瘁吏治日偷風俗凋夷紀綱凌替蓋言巡

方於今日實難而以言於秦尤難之難夫
秦何地哉固山河百二所稱天府四塞之
國也以天下之形勝蟠坻於秦秦實有雄
據上游擁護

神京之勢秦民安則天下皆安今秦何時哉
塞外之■情叵測邊鎮之庚癸頻呼徵調
旣生艸澤之心加派復剝哀黎之肉妖民
屢見亂形漸萌若非前後兩按臣徒漸曲

突則張善李天福輩其不爲徐鴻儒者幾
希臣聞此輩實繁有徒而總繫於安民之
吏吏得其人則民安民安則妖息而臣於
是思天下之相臨者勢也上操之則重下
操之則輕順布之則行倒授之則亂秦以
天下極重之勢居極窮之會臣持斧以往
不能有他謬巧不過仰藉
皇上之威靈以糾察地方之吏而震悚諸奸恣

不法之魄今獨有三言預陳之期於必行
使臣得操其勢之重以臨於吏民之上夫
臣之所能者察吏也而不能擇吏卽有白
簡之疑霜可使墨吏之解綬若欲推臣心
以易不肖之肺腸則不能若欲分臣力以
起衰殘之痿痺則不能頃披籍而求秦中
州縣一百一十有奇僅得甲科七人卽八
府中亦僅得其三秦亦仕國也不聞逐客

之令何以裹足弗前如謂邊地早寒南人
不習彼燕齊晉魏甲第如雲獨不可擇便
而使乎旣鄉貢之盈地且頹敝之成風則
吏議不得不寬不肖者有以自安而察吏
之權其勢乃半操於下則多選甲科臣所
願與吏部約者此也臣之所能者閱邊也
而不能措餉卽將領之尅冒可綜核以糾
叅若荷戈乘障者啼饑而臣何以應若弭

耳欵關者索賞而臣何以應今考成外吏
之法嚴於徒木而邊鎮年例之欠等於望
梅一旦
悍卒喧喧而起內地奸民一
呼響集我束手莫支而安危之權其勢乃
倒授於賊則年例以時臣所願與戶部約
者此也乃其大者則又望之
皇上矣年來撫按之權日輕撓亂之門四出大
吏敢於抗彈章

王敢於抗

明旨臬臣拂衣以去奸璫負嶠而居但知顧體
面不惜廢紀綱爲按臣者一疏再疏而不
行則巡方之勢公矣其如

祖宗之法度

皇上之簡命何哉臣旣任地方之責心則不敢
不盡法則不敢不執其與地方相安者臣
不敢苛刻以爲名其爲民生蝨賊者臣不

落落齋遺集卷二
三
敢容隱以滋蠹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而命之則願終信此簡命
而毋廢臣之官守是臣所仰望之於

皇上者此也至若新推左布政使唐嗣美與聞
黨逆可知公論之難容辱在彈文定是脂
車之無路藩屏重寄尤察吏安民之首詎
可久據空銜以誤地方哉併祈
敕下該部覆議施行

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明政刑以答

天眷疏

大臣惟天心仁愛人君自古而朕朕未有昭
明感格如我

皇上者

皇上以聖德冲年故天心倍爲眷祐旣發河清
之瑞又呈鳳舞之祥而猶以

聖志未定恐狃而安焉則叠出■氛■訃人妖
物怪以警懼之而又以
聖志方新恐疑而阻焉則

前星早耀

大祀居歆屆茲

嵩呼萬國之辰即降豐年六出之瑞此無他人
心爲天心之本

皇上一心尤天心人心之本今四海之民雖暗

枯髓竭而猶含酸飲泣以幾幸太平之樂
者知我

皇上清明在躬如日方升故人心繫屬而天心

愈篤也孟軻有言國家爾暇及是時明其

政刑今■焰方熾■患未已草澤奸民海

濱■警憂時者日覺倥惚肆志者日爲閒

暇然較遼廣失陷之候則少安矣詎非汲

汲皇皇修明政刑之日哉乃中外諸臣粉

飾太平之容窺黜穴中之鬪以體面爲養
奸之故套以推諉爲交關之法門講攘漸
開同室之爭逢迎莫顧典冠之責甚者內
臣欲之而大臣不敢爭大臣欲之而小臣
不敢爭一人欲之而衆人不敢爭又甚者
內臣之所不欲而大臣不敢爭大臣之所
不欲而小臣不敢爭一人之所不欲而衆
人不敢爭一墜再墜一襲再襲添註之外

又添註加銜之上再加銜

藩王欲庇奸人則容之鎮臣欲握兵柄則予
之諸臣之强者各飽其欲以坐觀而倦者
亦各飽其欲以歸臥所長見廢棄者一二
沐浴請討講學執法之名賢與夫批鱗折
檻之直臣耳至於

皇上之所欲則無一遂者

皇上欲安民而民不得安欲

欲擒水蘭二酋而二酋不得擒何也民之
未安則巡撫有傳舍之思守令恣谿壑之
欲監司曠縱而彈劾之風微吏胥橫行而
鬻爵之途濫也巡撫邇雖多賢者無奈卿
寺旣眾聚族而謀此欲得缺彼乃速化惟
是醫瘡剜肉之地乃淹某某瘴雨蠻烟之
鄉乃置何士晉而守令激勸亦未有方不
肖固在糾彈賢者非賂不顯監司空名占

缺所在皆是如臣鄉蘇松重地道臣朱童
蒙經年未見脂車嘗鎮道臣楊弘備兼攝
兩篆席不暇煖勞者何所勸惰者何所警
乎事例日開候選日眾丞尉動費千金居
官營營償債卑官瑣事撫按不屑搜訪及
至敗露十一不過劣轉王官王官獨非名
器乃爲不肖進階之地是何官制是何典
章臣以爲欲行久任之法宜倣漢璽書褒

美之意如臣鄉操江臣熊明遇之計擒逆
宗府臣曾櫻吳麟瑞之計擒陳鼎相與臣
江右所見九江道臣陸夢龍之計誅徐守
糾以解散柯陳之隱亂及有開墾荒蕪拯
救饑民清介特絕著有顯績者悉馳
敕數行宣示褒美小者賜金大者加秩使人鼓
舞競勸其監司違限半年者撫按年終類
奏凡遇復

命不得有差無効每年進

表及歲終復

命報冊丞簿首領不肖者開註明白諛部即炤

考察事例類

題革職贓多者提問倘亦察吏安民之一機
乎乃若欲
則機宜欲審而何以置樞
輔爲孤注也夫戰守進止規畫布置察督
撫之能否誅將帥之不用命此樞輔事也

而治器練兵清伍核餉則撫臣事也提掇
三輔撫賞西■則督臣事也今若謂樞輔
實掩撫臣之長而應受督臣之敗
朝天無日滅賊何期黃閣皤皤直拘以經略之
責則樞輔苦矣

皇上試責問督臣撫■之要領何在殺將之明
效謂何近■假扮西■探道喜峰此正
呼吸不保之會應否聽指摘求去之撫臣

耽延不忒以悞封疆乃若欲擒奢安二酋
先平黔蜀功罪張我續入蜀幾何時費餉
百餘萬而疏報不滿二十萬督臣言之按

臣列之臣同官霍瑛糾之科臣胡永順備
數其貪橫之狀閱之令人髮指且其掩襲
塘報顛倒功罪反叅處一力守圍城之周
著以逞其咆哮之氣如此而不行
逮問乃云敘功臣不知所敘者何功也李樞

多欲而懦彼中人言土司之叛盡屬貪殘
激之使然邦彥原有人心按臣德威可化
而積怨深怒徒爲標發憤耳今藉按臣死
守之功以掩罪是李維翰可以無罪而周
永春可以無誅也林宰楊松年牧伯賢勞
開府是其分內京堂已爲平等而反以京
堂爲酬功之典則何以勸捍圉之勞楊述
中雖意見不同而勦撫本宜兼用謂宜

明下一詔曰大兵所誅罪止安邦彥一人其安
位母子忠順素著能擒賊自效土地人民
悉以予之若邦彥能擒奢酋以獻貸其死
如此則可散邦彥之黨而邦彥之勢孤可
携水蘭之交而奢酋之勢亦孤如必執意
削地諱撫圖功使諸土司皆疑

朝廷貪地不盡得不休即安位母子亦疑而變
志則黔蜀之患方始恐强弩之末不能穿

魯縞臣愚未見王三善能立成破竹之功也且邦彥之撤圍獨畏黔力哉粵撫先震之以虛聲而黔乃乘其敝今乃以神功靠三善即五十萬餉空名畫餅何日取盈乎滇之有鎮臣也非國初比也撫按之不足任而以援黔責鎮臣鎮臣之不足任而以兵柄付悖逆之沐啓元彼中如湯火迫身而

廟堂終無變計滇之禍又豈在黔下哉夫定封疆之大計不可參以同異之私心振蠹敝之積習不可牽以文俗之情而元輔三朝元老應為

皇上主持於內調護於外至擇吏以安民則冢臣能任之臣知冢臣之徹底無欲而終望其無為其所不為飭紀以清蠹則樞臣能任之臣知樞臣之直前有為而終望其無

欲其所不欲

皇上嘗保此清明之心獨伸於陰翳之上
愛惜名器而敝袴之不輕
容納直言而

賜環之不吝念念在於恤民窮即念念可以承
天眷否則本源一雜而衆欲攻之恐天之所以
警懼

皇上者又將至矣圖之豈有及哉

乞廣收名賢之用以培正氣疏

臣惟治亂之數相循環而一以君子之聚

散爲候蓋君子聚則小人散矣君子之勢

落落狀聚而若散則小人之氣炎炎狀散

而欲聚矣力薄者易搖根深者難拔用人

者于此譬如奕狀先有全局精神滿盤打

算便須着着接手路路不差乃免倉惶錯

應之患未有得一勝着遂可示人以瑕者

也年來柄國之臣外托調停陰除異已深
營窟穴假手宵人于是人以官爲遽盧官
以官爲情面一缺之出姑甜予攘攫之人
一人之捱又費盡糾彈之墨即如會推司
空之日共聽乞憐之言開門一揖盜反爲
主所謂兩月虛名今且頑然不動何也人
第知握要之處長貳一一擇人不知卿寺
之階地位忽忽相通方謂薰蕕不妨並進

俄而踞高位如山矣方謂牛驥可以同曹
俄而覬覦津如驚矣昨總憲無恙人皆晏
然一旦按圖更索不免躊躇四顧然後嘆
名賢在野畢竟空賒老臣在前舉須後勁
當此莽伏難除讒說未殄君子之力不厚
則小人之膽畢張萬一進一匪人豈不全
局俱覆今元輔丰采方新正宜爲

皇上進賢退不肖豈得守前人之故轍老白駒

于空谷哉夫執春秋之義矢同心以討賊
者此其人並關乎宗社之存亡也
天意誠未易言若折檻之直臣固可以力爭也
掛冠之司寇固可以誠動也况乎馮從吾
余懋衡曹于汴三臣者或小人陰阻其用
而

皇上原未嘗不用或

皇上偶以意爲用而諸臣不肯輕用以善成

皇上之用繇今而思從先守道力砥百折之狂
瀾拂袖還山卒寢

點陪之流弊此而越在留憲及冥若翔鸞

朝宁終覺無光人心亦爲不甯而臣更有感于
劉宗周劉洪謨之去也彼其丹心未老白
璧可懷清豈潔身恥將礪俗始知妬婦之
二側原有不肯乞憐之貞心而壟斷之場亦
有不愛爵祿之孤韵臣願

皇上亟

詔主爵召諸臣而大用之以明示天下則媒孽正人者一破其黨錮之深謀播弄與援者自寒其乞靈之邪魄而不特此也以一君子爲衆君子之宗盟則東西何至于易面以真君子爲僞君子之鍼砭則左右何至于占風嗟乎富貴有盡日月尚長臣願諸臣少醫羶逐之忙略破怨尤之想毋暗

中挑激如蠅之成聲毋明肆擠排如蛾之赴火人心靜而政體平聚者庶可以無散不朕調停眼下揣摩局中君子之交日分小人之黨愈合所謂不終朝之計臣未見其可也

直剖積疑之根共消相傾之習以尊

主權以彰

聖德疏

臣惟人主之喜怒猶天之有雨露雷霆也

淫雨震霆有時不節而人無敢疑其私者

天之司吏奉天之令原無私喜怒于下土

之人即巫祝與妖憑附土木誑惑黔首厚

誣神明而欺天不已終必殛之其于天德

何損焉我

皇上固天縱之聖也

宵衣臨御赫赫明明

遜志講筵乾乾惕惕即如科臣傅榭一疏再疏

無不響應舉朝正切駭嘆

聖心已見轉圜蓋同文之獄旋罷可以觀仁譖

愬之行忽止可以觀明風雷之變立收可

以觀武

聖心無我大柄不移一舉而三善備焉左右之

臣如魏忠賢者誠未至憑藉

寵靈如二正之季乃邇來章疏此亦曰

中旨彼亦曰

中旨群情未鬯臣竊怪之夫所謂

中旨者必其纖毫無與于外廷而突從

內降者也繇今觀之大有不盡狀者一事也

皇上固廓狀太虛即左右恩怨難忘朽骨久應

心冷亦何苦葛藤不了首發難端而無如
言者之善逢也因而啗其所甘因而剪其
所忌危詞所撼立見霜飛搖手相招忽開
霽色故諸臣之疑非疑其從內出而疑其
從外入者也此臣所謂積疑之根

明主不可不知者一人也

皇上方拔茅連茹即左右骨鯁是忌名義猶自
凜狀亦何苦水火相煎身爲鳴鏑而又

如言者之善借也因而鋤當戶之蘭因而
射雙鷗之箭猩猩有血奇貨可居俚鬼爲
孽一網俱盡蓋已試之法一見于邵輔忠
而再見于孫杰者也此臣所謂相傾之習
明主不可不知者也夫年來敗局同類相傷或
尚氣猶可消融惟患失無所不至今

聖明在上蕩蕩平平本無猜嫌有何捏杌而三
四奸人如貲郎弁流周親僞族皆欲報復

恩怨播弄是非遂使言者入其彀中不覺
走險如驚原其初心亦豈至此迨機事已
破清議難容外實快其党同我之私內
乃受其作威作福之謗于是重煩

天語曲解猜疑屢褻

王言諱稱旁落一則曰閣票一則曰

朕裁蓋合內外之臣諉過于

君父而聚眾流之派畢納于江河

聖德既略晦其光而

主權亦微損其重人人以

中旨爲口舌而莫肯昌言其故此臣所以扼腕

太息也朕則

皇上今日所以收

主權而顯

聖德者無他亦曰仁以覆之而已毋以立法之

初心

傷好生之大德亦曰明以燭之而已毋以先入
之單詞奪舉朝之公論亦曰武以斷之而
已毋以狐疑而不決致衆口之煩興并乞
戒諭內臣魏忠賢善守身名保全富貴毋聽外
人之煽惑辜負

聖主之恩私再乞

戒諭言路諸臣洗滌肺腸同心戮力毋受細人
之挑弄自起同室之戈予朕後疑者化傾

者平謂猶有以

中旨之故紛爭不已者臣不信也

請明是非以釋羣疑以定衆志疏

臣惟孟軻有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心

也衆著之爲國是獨握之爲王章古聖王

以枉直衡舉措以功罪明賞罰昭昭乎揭

日月而行苟無是無非雖堯舜不能以治

天下其後一變而爲清議再變而爲調停

君子與小人爭是非小人與君子爭勝負

君子之勢常負而不以掩其是小人之勢

常勝而莫能飾其非清議重而政事輕已
非國家之福迨調停重而清議亦輕冥冥
焉波靡局轉于是乎是非之衡日亂而賞
罰之用不尊臣愚以為定是非者欲公行
是非者欲斷狀後是非之權常在上而不
在下昨科臣傅櫬之攻臣堂官左光斗及
科臣魏大中也一疏而興
詔獄再疏而

詰

朝儀三疏而及

寬政豈槐之緊着鬆着次第原有安排抑殺機
生機平旦不無轉念臣皆弗能知要自
皇上臨御以來叩闈排闥未有

轉圜如此之捷握契如此之微者也諸臣公疏
單疏屢奉

明旨曰心跡旣明曰公論自明而吏部鄒維璉

等三臣皆着到任供職似諸臣是非之案
已定矣乃

明旨汲汲自爲剖分不曰有何旁落則曰不得
猜疑

皇上威福在手何敢疑

大權之旁落而外廷揣摩以迹終不能疑城之
洞開即如被叅私人一纍居犴狴之中一
晏然兄弟之好

恩威之異用則疑

批答章疏或朝上而夕下或經旬之停閣遲
速之不測則又疑傳檄再叅之疏原與甄

淑等公疏同日奉

旨而淑疏不妨于到任檄疏以爲當杜門使人
臣進退之無據則又疑疑與疑相生訛與
訛相襲甚至謂神奸交構將鍛鍊同文之
獄又有謂計成遲局爲操縱箝口之方人

言籍籍臣萬萬信其必無然疑根一日不
去則羣囂一日不息羣囂一日不息則
國是一日不明人心之是非雖有不泯之真
而
聖斷之遲迴終屬未了之案莫若以票擬聽之
以主持歸之部院以清議公之臺省
廷共平其是非而
內廷無與焉

聖心獨斷其是非而左右無與焉是非之辨既
分清明之象立見然後疑者釋囂者止皆
曰

皇上威福自操果無芻落之端也如此內臣盛
滿善居果無外交之迹也如此所以光明
聖德保全和氣豈獨爲光斗大中二臣之進退
已哉夫臣之所請于

皇上者無他言即傳檄顯明其道之言也檄不

幸有其迹故急欲避其名樾方欲避其名
愈無解于其迹

皇上誠行其言顯明其道毋使人揣摩于冥冥
之域則樾亦有以自解于天下而臣且與
之游于無偏無黨之天又何求焉臣草疏
已畢又見冢臣趙南星具疏乞休

皇上試思冢臣正直無私求賢如渴居位幾何
時用人幾何事鬱鬱思之感觸何因且元

輔忠誠

聖鑒方堅拂袖之思樞輔憂勞

社稷又動乞骸之想老臣去就世道攸關是非
混淆仁賢色舉則

皇上今日

眷留輔臣冢臣尤明是非之第一義也臣無
任悚息待

命之至

命之三

五帝息養

...

...

...

...

落落齋遺集卷二終



